

## 天下第一庄

文/秦延安



知道台儿庄，是因为台儿庄大捷；认识台儿庄，是因为京杭大运河。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台儿庄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博大的、深邃的。

这个四月，我们走进台儿庄。

运河的水就像春天的风，将台儿庄包裹在一片绿色中。那绿色是从明万历年间开启的。为避开黄河泛滥侵扰，南北走向的大运河过微山湖后，往东转了个弯。这一弯，便弯出了台儿庄“商贸通衢，入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华胜景。乾隆下江南时，称台儿庄为“天下第一庄”。1938年春，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台儿庄铸就了一座华夏民族巍峨的精神丰碑。

走近古朴庄严的古城，只见高耸的城楼上，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书写的“天下第一庄”。蜿蜒的绿水包裹着城池，让青砖灰瓦的古城更添风韵。那水是运河水，我们跨过长桥进入古城，那水也从不远的侧门进入

古城。

城外绿水开阔，城里却是密密匝匝的仿古建筑，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古城“存古、复古”，却不墨守成规，而是将现代数字理念和生态、节能建设融入其中，形成了古中有新的格局。

顺着人流，我们走过台湾街，绕过泰山行宫，右转便到了船形街。船形街因街道中的船形建筑而得名，这一构思巧妙的建筑分为三部分：船首雕吐水龙头，周围饰以飞溅浪花；船中是可以拾级而上的一人高舞台，即船舱；船尾青砖高筑，上面写着“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整个建筑为木石结构，船首昂扬，如正在破浪前行。街道两边的房屋呈拱形围绕，与船形建筑遥相呼应。从高处俯瞰，整条街犹如一艘扬帆远航的巨船，寓意“大河行舟，一帆风顺”。

出了船形街，沿着青石铺就、卵石镶边的街巷前行，但见两旁重楼叠院，马头墙高低错落。店面临街而立，庭院朝运河开，雕梁画栋的久和客栈、扶风堂、天水堂、谢裕大茶行、文汇酒楼，仿佛刚刚从历史的烟云中复活。当年繁华的水旱码头，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不仅造就了古城北方大院、鲁南民居、徽派建筑、水乡建筑、闽南建筑、欧式建筑、宗教建筑、客家建筑八大建筑风格，还形成了以徽派建筑风格为主的繁荣街，以欧式建筑为主的丁字街、以水乡建筑为主的水街水巷、以晋商民居为主的关帝庙，兼具南方水乡的精巧雅致和北方古城的大气恢宏，见证了南北文化在台儿庄的碰撞交融。在这鳞次栉比的建筑群中，有彩旗飘飘的酒肆茶馆、古色古香的店铺客栈、高大威严的官府衙门，还有江南的小桥流水、假山奇石、花草树木，以及摩肩接踵的游客，让古城充满人间烟火。

出了船形街，经过天后宫，穿过丁字街，在复兴广场右转，便是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公园里，有一面弹痕累累的台儿庄战役弹孔墙。看着青砖墙上那些筛子眼似的大小弹洞，想见当年战况之激烈、胜利之不易，我不禁肃然起敬。

18个汪塘和15公里水街水巷，将古城扮成了水乡，让人可以舟楫摇曳，遍游全城。至今犹存的骆驼家码头、王公桥码头、四十万码头，见证了昔日运河的热闹。静听水声，风缓缓地吹，草木尽情摇曳，仿佛一下子跌入时光的深渊，触摸到“天下第一庄”的厚重历史。

## 南有古三湾

文/徐鲲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扬州挖下运河的第一锹，大运河从此发端，扬州也享有“中国运河第一城”的美誉。

古运河是扬州的母亲河，由北向南蜿蜒流淌，穿越繁华热闹的市区，流经郊外广阔的原野，恰如一辆旖旎多姿的风景长卷，串起众多新老景点：东关古渡、吴道台宅第、普哈丁墓园、南门遗址、文峰塔、三湾风景区、扬子津古渡、高旻寺、瓜洲古渡……其中，位于市区南部的运河三湾风景区是近年来备受欢迎的网红打卡地。

自古以来，扬州地势北高南低，上游淮河流经这里时，水势直泻难蓄，漕船、盐船常常在此搁浅。明万历年间，时任扬州知府郭光复沿河舍直改弯，把原有的100多米长河道改弯后变成1.7公里，以增加河道长度和曲折度，抬高水位，减缓水的流速，解决了当时最关键的难题，后人称该段河道为“三湾子”。这里河道宽阔，水生植物丰茂，早年是渔业养殖基地，后经扬州人精心装扮，展露出崭新的容颜，成为与城北蜀冈一瘦西湖景区遥相呼应的新景区，有“北有瘦西湖，南有古三湾”之说。

2021年6月，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在运河三湾风景区建成开放。博物馆总用地200亩，总建筑面积约7.9万平方米，是集运河文物收藏、展示、研究、教育于一体，兼顾旅游休闲与对外交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标志性博物馆。博物馆的整体设计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唐风设计风格，由展馆、内庭院、信前广场、大运塔和今月桥五部分组成。馆前广场向南直抵运河湾道，展馆和塔之间以造型时尚的拱桥——今月桥相连接。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现藏有自春秋至当代反映运河主题的古籍文献、书画、碑刻、陶瓷器、金属器、杂项等各类文物展品1万多件(套)。展览以“运河带来的美好生活”为总体定位，设有“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印象”2个基本陈列，以及“运河



上的舟楫”“运河湿地寻趣”“大明都水监之运河迷踪”等9个专题展览，运用传统与现代展示手段，全流程、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文化、生态和科技面貌，被誉为“中国大运河的‘百科全书’”。

除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运河三湾风景区还有许多好去处。景区以古运河为轴线，东西两岸建有休闲公园、人行步道、运动场馆、假山亭台、城市书房等。春天来临，古运河两岸百花盛开，林木葱茏。人行步道上，爱好运动的市民或疾步行走或悠闲散步，享受着大好春光。爬上人工小山，登上山顶的尔汝亭，可纵目骋怀，广阔的三湾景区尽收眼底。此外，景区还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听雨轩、观鸟屋、乐园等运动场和景点。

景区里还有两座造型别致的桥梁，横跨古运河之上，一北一南。北边的一座叫剪影桥，南边的形似波浪，故称凌波桥。剪影桥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扬州剪纸，桥形像一幅拉开的剪纸作品，整座桥的颜色是喜庆的中国红，十分醒目。凌波桥的设计灵感来自运河的波浪，造型是一大一小两个相连的弧形，形似起伏的波浪，银白色的桥身也暗合波涛的颜色。

## 沧州风物

文/张艳

《京杭道里图》是清代的地图，从北京到杭州，以绘画形式展现大运河沿途的千里江山。地图绢质，朴黄为底，青绿设色，图美物丰。

我在地图上慢慢寻找，寻找我的城市。手指随绢质布纹细细的肌理划动，熟悉的地方在图上一点点显现。通州、张家湾、天津卫，沿着运河向南，亭林瓦舍间，指尖停留在“沧州城”三个字上。

大运河流水悠悠，把沧州城守得安稳美好。站在河边，我似乎是一个接收器，接收汤汤河水发出的讯息。声响从眼前发出，从看不分明的河水内部的滚动中来，从头顶来，那是千年回响传出的声音：“巨龙裂地，气冲苍穹。玉带飘舞，脉物国中。”

有人说长城是大地之诗，大运河也是。长城有二十四品，大运河也有二十四品：豪放、温婉、典雅、旷达、知性、清贵、秀美……运河与大地默契地相互守望，它们内里的自得其适，外人看不出。多少年过去，大运河依然是那条大运河。但一些秘而不宣的影像正在生成，鱼鲜浮升，河岸风景渐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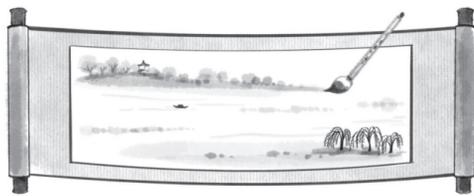
林丛渐密，人声鼎沸。

垂钓。似乎千百年来，总有人倚于岸边水处，青色长衣，一人一竿，是闲适，是点缀。与河有关的一切都很美，比如精灵般的鸟雀，河岸风姿摇曳的各色植物，弯于河上的石桥，挂在河中心的吊桥，桥边的清风楼，还有楼外的杨柳醉春烟。

杨柳。河岸最早报春的植株，枝条的婀娜多姿为运河增添几分妖娆。“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河东岸那株柳最是嫩黄，我每年都在柳丝下拍照片，背景有时是清风楼，有时是灯笼，有时什么也不衬，只是暗色的河岸。随便怎么拍，局部抑或整体，都是一幅现成的宋元小品。

芦苇。《诗经》中叫作蒹葭。叫作蒹葭的苇，摇曳了两千多年。芦苇长在运河边，自是多了几分含蓄的美，它是孙犁笔下带着韧劲儿与柔美的苇，是汪曾祺《沙家浜》里春来茶馆窗后忽隐忽现的苇，是贾平凹所言的“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和水中浩浩荡荡的芦苇”。

白茅。《本草纲目》中叙述甚细：



最美人间四月天，徐州贾汪的运河人家吸引了我。

赵孝春是贾汪区大吴街道解台村的会计，家就在大吴街上。门外是大小车辆川流不息的通港大道，南边不远处就是京杭大运河。临街小院内，种着一棵木瓜树，树下置一大缸，卧着睡莲。院门上挂一块木匾，上书“五平庐”三个大字。这是他父亲赵昌同的手迹。我问赵孝春“五平庐”是什么意思，他回复说是平安、平风、平顺、平静、平常这“五平”。

在大吴，略通书画的人，没有不知道赵昌同的。他原是乡镇文化站的站长，酷爱书法，大吴书画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有他。现在，忠厚腼腆的赵孝春承袭了父亲的爱好，也担起了在乡间传承弘扬书法艺术的责任。

赵孝春在客厅旁边的偏房里给自己布置了一间书房，又开了一个门直通路路边的院子。书房里，一块大木板

放置在一张窄小的桌子上，上面铺一层毛毡。案上散乱地摆着书、笔、墨、纸、镇纸，一卷用于描红的长纸半舒半卷着。南面墙上，有他画的墨竹，还挂有他写的字。

从赵孝春家出来，沿着小巷拐了九拐，就到了另一户人家，院墙上蔷薇累累，空气里花香怡人。大吴书画协会顾问解玉初说：“这是我大儿子家。”老先生住在儿子家前头，也有一个院子，除了蔷薇花，他家还种了一株木香，30岁的老树蓄积起繁盛的花朵。

解玉初80多岁了，身体很好，午饭时还喝了几杯白酒。他说话口齿清晰，耳朵也不聋，走路还挺快。他当过村支部书记，说起大运河，思路清晰，如数家珍。

全长1797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流经江苏的8个地级市，在江苏境内达1000多公里。为充分发挥大运河水运主通道作用，徐州先后实施了京杭运河徐州

## 河畔墨香

文/周淑娟

段“三改二”、湖西航道八一大桥改建、城区段综合整治等重点工程，实现京杭运河徐州段二级航道的全线贯通。大运河贾汪段为其中重要河段，流程约36.5公里，最宽处200米，最窄150米。

解玉初的老伴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她忙着介绍：“我们家姓解，可是总有人把我们的姓写成谢谢的谢。还有人看到我们的姓，念成解放的解。我们这儿离解台很近，我们的解就是解台河的解。”老人家口中的解台河，便是运河上的一个渡口。

古老的文明，总能启迪未来。对运河人家来说，大运河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延续着农耕时代维持漕运、沟通海河的辉煌和美德。

解玉初在家里开设了“本善书屋”。院子里拴了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沓沓毛边纸，纸上不是用毛笔点出的点，就是画出的横、撇出的撇，每一沓都有几十张。解玉初解释说，这是

他的学生练习的书法基本笔画。他教学生都是免费的，从不收钱。

书屋的墙上墨迹斑斑，屋里的书桌、用品都很简陋，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眼下是春天，甚至已能感受到夏天的奇热和冬天的酷寒。在这样的环境里，无论是施教还是学习，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很难坚持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的功课。

沿旧路返回，又经过他大儿子的院子。解玉初停下来说：“我儿子门前种的竹子，也好。”一丛茂盛的竹子里，蹲着两尊小石狮。左首那个底座上刻着“文墨传家远”，右首那个底座上刻着“正气照后代”。

“关关雉鸣，在河之洲。”《诗经》中的美好“水”生活，如今旖旎在运河两岸。站在运河岸边，我仿佛看到了贾汪儿女正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奋力书写新时代水乡巨变的壮美新篇章。

## 流水入姑苏

文/周龙兴

一首宋词。贺铸晚年退隐苏州城外横塘，常在运河畔走走停停。“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一份丁香似的邂逅，绽放在春意融融的横塘。可能是一个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曼妙的身姿、轻盈的步伐，小小地惊艳了横塘。只可惜片刻温存，转瞬只能无奈地目送，渐行渐远。

春水向东，山塘河和上塘河交汇于阊门。运河水不仅带来满城活水、画意诗情，还带来姑苏繁华。明代唐寅的诗作《阊门即事》写道：“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清代曹公在《红楼梦》开篇描述姑苏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胥江西起胥口，连接太湖、大运河，终点在胥门。胥江是吴国伍子胥主持开挖的运河，年代早于大运河。伍子胥引太湖水入城，是为了更宏伟的阖闾都城，即苏州古城的前身。如今，苏州古城依稀还是当年的样子，当年的“吴都八门”，便包括现在的胥门、阊门、盘门。通过清代徐扬《姑苏繁华

图》，可以一睹阊门、胥门等地“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

城门洞开，“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是眼底下熟悉的江南。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是我们在《平江图》里看到的苏州，也是现在流落在平江路感受到的苏州。《平江图》是宋代苏州的城市地图，在从前的地图里，依然可以试着找寻来时的路，这是怎样一种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2500多年来，苏州古城的总体格局没有变，依然原汁原味。苏州也成了大运河沿线唯一以古城概念整体申遗的城市。

蒹葭巷、悬桥巷、大儒巷、胡朋使巷、丁香巷、中张家巷等，是我们可以拐进平江路的一些小巷，也构成了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平江路紧挨着平江路，一路走来，一座座小桥，延伸出另外的街巷与河流。每一路路应该有它对应的河，但平江路上小巷比河流多，因为一些原因，一些河流淹没于城市



本版插画/呱咕